太平軍在揚州

周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2
5
3

太平軍在揚州

周　郾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太平軍在揚州
周　郢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2 3/16　插頁2　字数40,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統一書号：11074・93
定　　价：(7) 0.26元

封面設計　余竹君
封面題字　范一辛

序

一九五三年國慶日前揚州博物館举办太平天国史展覽会，我前去参加工作。当时周邨先生担任中國共產党江苏省揚州地方委員会宣傳部長职务，展覽会是在他領導下布置的。那一次展覽会明确地提出兩个任务：一个是教育宣傳，另一个是搜訪文献。在展覽之前与展覽期間，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訪問，并且举行了一系列的座談会。由于布置全面，任务明确，就搜訪出了几种具有解决太平天国史上某些問題的作用的文献与口碑。現在周邨先生便根据这些文献与口碑，以及他在揚州地区工作的时期随时随地搜訪得來的一些地方文献，寫成了这一部太平軍在揚州。

我讀了周邨先生这部書，我想向讀者說明它的根据。

第一章太平軍到來之前的揚州，寫的是革命的背景，根据的材料是廣博的文献，从史書到詩歌，从記載到碑刻，还結合到了当地的口碑，說明了揚州地区封建压迫的殘酷，農民与地主階級对立的尖銳化的情况，也說明了当时揚州地区在資本主义萌芽的生長發展中集聚起來的新兴市民階層力量的情况。揚州是当时一个商業十分發达的國內市場，也是封建剝削嚴重的地区，叙述了揚州的情况，也就給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背景提供了典型的例証。

第二章三下揚州，是叙述太平天国在揚州地区的有关軍事行动的。这一章根据了一部新發現的專記太平天国在揚州的重要文献——佚名廣陵史稿，解决了揚州是給誰破坏的問題，强有力地指斥地主階級記載的歪曲史实。这一章还根据著者在宝应一帶的实地調查及新發現的臧穀著劫余小記，寫成了一節扼要的过賴文光的精彩的記載。

第三章叙述了太平軍在揚州一帶的各項政策措施。这一章也是根据記載結合調查寫成的。其中記在太平軍第一次撤退揚州后揚州地区的抗租运动，無疑地是受了太平天国革命政策的直接影响，我認为这一項記載在这一章里面是值得注意的。但我們也要指出，太平天国領有揚州只有九个月，时間很短，还在敌人圍攻之中，各項政策措施事实上不会做得多，而有关这方面的記載又極少。即以当时太平天国每克复一个城市就必定立刻分別男营女营設立衙館一事而論，在揚州地区，我們今天也只有得到臧穀劫余小記"諸館林立，有一技皆收錄"的一句記載。所以今天要論述太平軍在揚州一帶的各項政策措施，还沒有具备可以說明它的具体情况的材料。

第四章介紹了揚州人民積極參加太平天国壁画和刻書的活动。壁画和刻書是研究太平天国文化藝術上的兩个問題。但是太平天国的壁画和刻書的淵源在那里呢？这又是这兩个問題中的主要問題。一九五三年前揚州博物館举办的太平天国史展覽会調查清楚了太平天国的壁画出于揚州繪土地庙的藝人之手，而揚州杭家集的雕刻印刷工人又有很多都到了天京去做印刷的工作。这是当时揚州展覽会搜訪文献的一个大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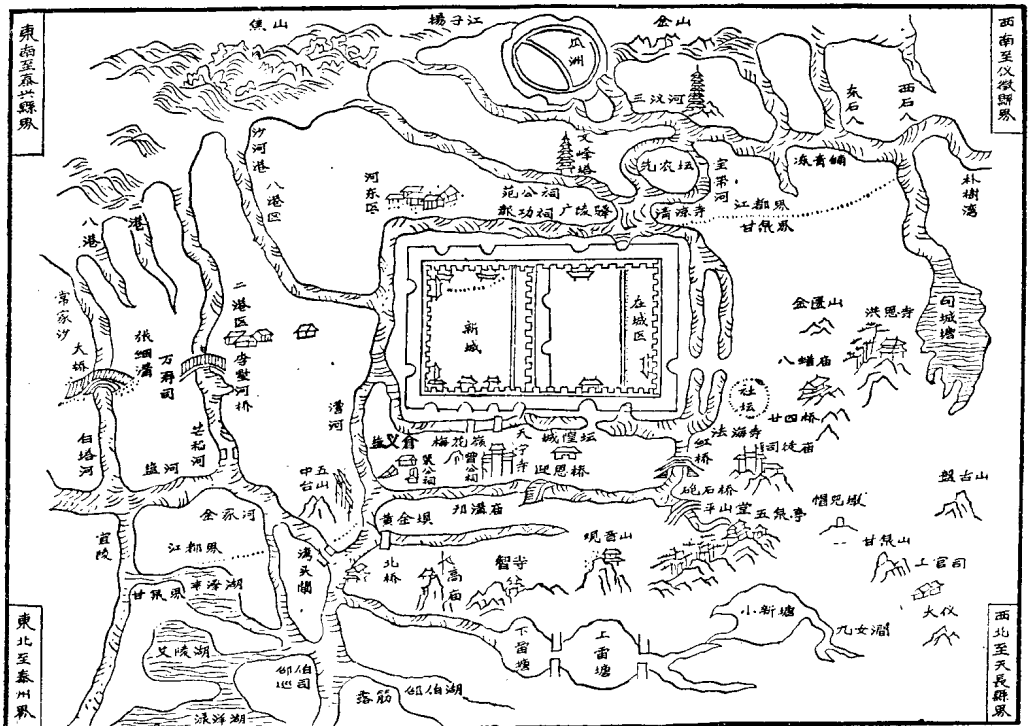
果，周邨先生在这一章里面便把这一成果总結出來。我認为是值得讀者重視的。

周邨先生这一部書是根据了新發現的重要文献和調查訪問以及多年來收集到的揚州地区的廣博文献來寫成的一部著作。以文献結合調查寫成太平天国著作这还是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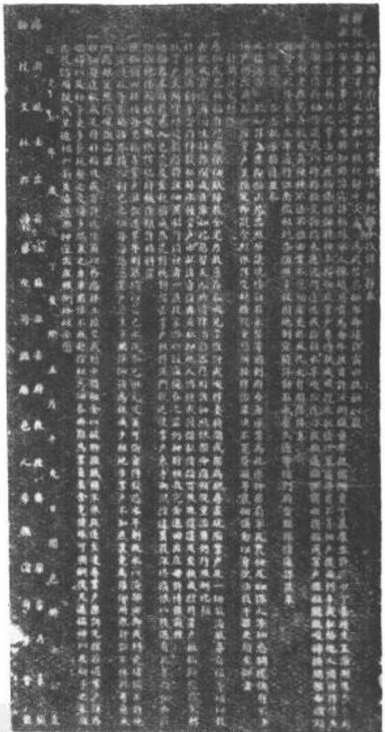
我因为知道周邨先生撰作这一部著作的根据，所以把我所知道的寫了出來，以供讀者讀此書时的一点小小的帮助。

罗尔綱謹志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江都甘泉四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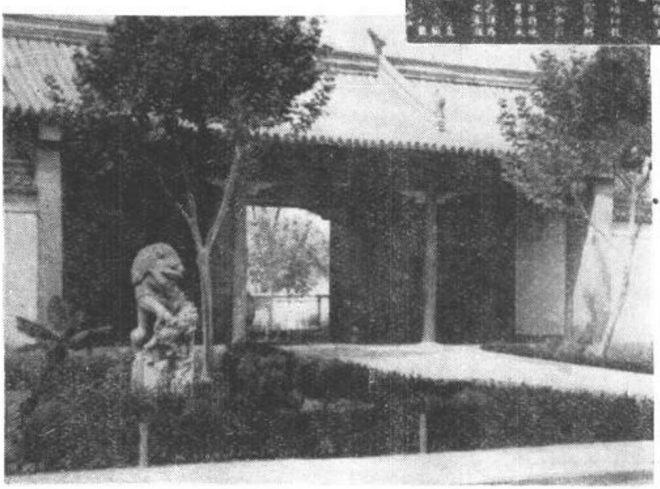


江都（扬州）甘泉四境图（根据嘉庆“扬州府志”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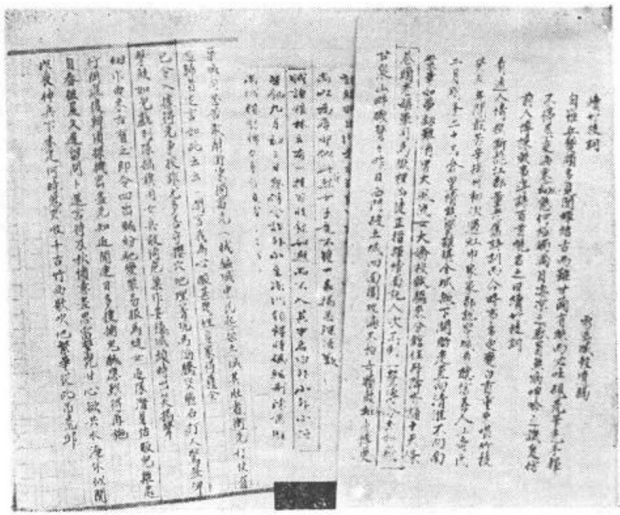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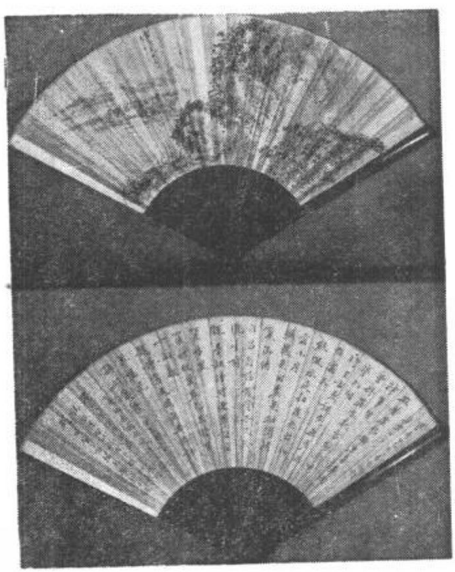
道光七年淮安府山阳县镇压佃农碑（現藏揚州博物館內）。

太平軍第一次进入揚州后最高指揮机关的駐地。



記載太平軍在揚州活動情況的詩文稿本書影。左為“笏菴詩抄”，中為“刼余小記”，右為“纘竹枝詞”。





太平天国画家虞步青（虞蟾）的画（一）。

太平天国画家虞步青的画（二）。

一 太平軍到來之前的揚州

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爆發了大規模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是一次反对清朝封建統治的農民革命；同时，它也对資本主义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斗爭。

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中國的封建社会已經發展到爛熟的时期，土地高度集中，貴族、官僚、大地主更加殘酷地剝削農民，过着豪華奢侈的生活，而廣大農民却無衣無食。地主和農民之間階級矛盾已达到十分尖銳的程度。鴉片战爭以后，再加上外國資本主义的侵入，更加速了農村的破產，農民的生活越來越悲慘了。中國社会本身滋長着的資本主义因素，也与封建腐朽統治处于对立的狀态。这些情形使当时社会矛盾更加深化。因此，在南方，有以天地会为主的此起彼伏的反抗斗爭；在北方，有日漸增長的捻党的活动；此外，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反抗斗爭也在繼續擴大。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大風暴。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明确的反封建的和反映民主革命要求的綱領，有嚴密的軍事、政治組織和紀律，并且在前期有坚强的革命領導，因此在金田起义后，只經过兩年左右的艰苦战斗，就迅速地成長为一支農民革命的大軍。太平軍出兩廣、入兩湖，沿江东下，在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進入南京，建立

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并將南京作为首都，改称天京。接着，为了巩固天京，徹底推翻清朝的統治，立即又派兵北伐，由鎮江北渡長江。一八五三年四月一日，太平軍第一次進入揚州城，阻止了南北兩岸敌人的合击，打开了北伐進軍的道路。

太平軍進入揚州，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在揚州一帶，廣大農民遭受着封建勢力的殘酷压榨，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及商人也遭受着压抑和摧殘。处处是破產失業、啼飢号寒的慘狀，处处出現着反封建統治的激烈的斗爭。揚州人民早已盼望革命風暴的卷來，改变他們困难的境遇。

封建勢力对農民的压榨和束縛

揚州自唐、宋以來，商業、文化都很發达，是封建統治者心目中一个最好的游乐消閑的城市，所謂"富丽甲天下"①，这里充滿了窮奢極欲的生活，这样自然需要農民的血汗來供养，所以，揚州也是封建官僚、地主殘酷剝削農民的一个老巢。到封建統治岌岌可危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前夕，这种剝削也达到最沉重的程度。

当时，在揚州府屬各地的土地所有者，很多都集中居住在揚州，像清朝太傅阮元家，就是在揚州北鄉拥有大塊土地而住在揚州城里的官僚大地主。阮元曾經把淹沒在湖里的田，一次就圩起五百多畝。和阮元同时的还有焦循，在他父親手上就已有土地八九百畝②。此外，包家、汪家、刘家，同样都拥有很多土地。

这些貴族、官僚、大地主長时期剝削農民，非常厉害，如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阮家就有耕种十一代的老佃戶。这些地主收取的地租往往是剝削了農民一年收穫的一半到一半以上。在揚州西北鄉的山田，以种石为主，每种石合六畝三分，收租石种石麥，秋租脚斗，大小不等，少的七石，多的到九石。在揚州上河的河田，大率分畝呆包，秋季較多，有石畝的規定，其中三熟高田，往往要完兩熟，每畝一季五斗。在揚州下河田產，出入不計畝，以租数为主，年完一熟，大約到畝石之多。这一些田租的榨取，虽一般都有听分減折的規定，实际上是听田主業戶擺布的。而这之外的剝削，如佃戶向地主討种有"頂种"（要交押租）的剝削；如有几百担租的都建有厫口，增多了中間剝削。这一切，实际上加重了对農民的压榨③。

当时，貴族、官僚、大地主階級，依靠对農民的殘酷剝削，过着極度豪華奢侈的生活。

乾隆几次南下揚州，揚州的地主、豪商們大兴土木，尽情鋪張。他們在从揚州北郊直到平山堂一帶，建筑了許多亭台館閣、歌樓舞榭，在这一段十里長途上，可以不走雨地。当时，在乾隆的勒索下，揚州的地主豪商一次就献納几百万兩。而他們生活奢侈的程度，連乾隆皇帝都感到驚詫。

貴族、官僚、大地主倉里的粮食是吃不完的，窖藏的錢也是用不完的。在太平軍入城以前，揚州是"積谷万箱"④，窖藏十万余家，有"千万厚資"⑤。当时，僅一个鹽商包廣亨就有"三四百万金"、而一处的窖就是"十八万兩"⑥。揚州有这样的繁華豪奢，就是封建勢力压榨的結果。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廣大農民却無衣無食，飢餓流离。从現存道光七年的

一塊碑文里，就可以从側面了解这一情况。当时，農民因繳不起苛重的地租，逼到最后只得喝鹽滷，吃毒藥，上吊自殺，这是多么的悲慘，但地主老爺們却誣蔑是"惡佃"；是对歲包租稻的"意存吞沒"；是"坑陷業戶"；人被逼死了的，是佃戶"弄假成眞""心生抬詐"。他們把一切都归之于佃戶的"惡習"，并認为这是"天人共憤，律法难容"，"应將該佃照依架命圖賴、从重治罪"，租籽还要照例追繳。

当时，廣大農民被逼得無法生活，只好借債度日；借債以后又受債主的逼迫，有时逼得把佃种的田給債主頂种了去，有时田里的收成被債主强收了去，走投無路，非常悲慘，但地主老爺却歪曲情况，惡毒的叫佃戶做"奸佃"；誣說佃戶是"貪圖得錢"，是"擅將業戶租稻归償債主"。結果將佃戶"治以侵吞侵盜之罪"，不但要將租籽完全追回，还要佃戶退田出庄。如果有誰不照办，那就是"持横霸种"，就要罪上加罪。有些農民被逼得只有"泥門"外出，逃难"經年"，过非人的生活。但地主老爺却又叫这是"頑佃"；并誣栽佃戶是"拐去業戶租籽"，認为是"深堪痛恨"；結果是"嚴飭鄉地保人根交，照依拐騙，將稻作銀，計贓科罪"，要追租，还要办罪。

当时，廣大農民，在佃种土地的情况下，有时得听業戶的指使服劳役。遇到水旱灾的年头，業戶往往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指使开壩放水或打壩爭水，但当鬧了水利糾紛，甚至惹出人命官司时，地主老爺却又翻眼不認賬，誣栽佃戶"播弄業戶"，把佃戶反說成是"强佃"；認为是業主給佃戶"所惑"；結論是"此等惡風，例应根究"，要"照依唆訟治罪"，佃戶可以唆使

業主犯罪，眞是强詞夺理到極点。

当时，農民繳納的租稻，有时偶而有癟谷和泥土，有时繳不全租，只有逼得拿出僅有的破爛家伙什物抵偿，这是迫不得已的，但地主老爺却不但不依，还要歪曲事实，叫佃戶做"刁佃"；誣栽佃戶"先將好稻收藏"，硬說是"租为佃吞，田难为業"，倒說成業主"負屈含冤，情殊可憫"。結果是要准"代呈追租"；并还要"差协退田，押逐出庄"，并"照例枷杖示惩"，仍然要办佃戶的罪⑦。

当时，農民遭受封建勢力的压榨眞已殘酷到了極点。農民为了活下去，就只有起來反抗。在太平軍進入揚州一帶以前，揚州地方同全國各地一样，農民抗租抗粮的斗爭，不断出現着，当时在揚州府屬的太兴，就出現了反抗田稅的附加的声勢浩大的頑强的斗爭。

封建反动統治下破敗的商業、手工業

在太平軍進入揚州一帶以前，揚州在長时期中發展起來的商業和手工業，在腐朽的封建統治接近崩潰的情况下，也已遭受到嚴重的摧殘，这是当时社会經济的另一个重要情况。

揚州位置在長江、运河交叉点上，是南北交通的一个樞紐。千余年來，成为一个商業十分發达的市場。揚州有彩衣街、緞子街等，这說明商業中專業分工的發达。另外，交通运輸業也很發达，像作为清朝每年收入大宗的漕米，要通过流經揚州的运河北上，而每年清朝統治者僅額征即达五百万兩的淮鹽，也要經过揚州入長江⑧。在漕运、鹽运的特殊需要下，

就使得市場的繁盛更加突出。当时，僅儀徵十二圩一帶，在鹽运需要下，大商賈、小商販、船民、搬夫及靠着生活的人，就有几万家，几十万人⑨。在揚州及鄰近一帶，可能有上百万人，是依靠着漕运、鹽运而生活的。

道光末年，太平軍進入揚州一帶以前不久，清朝統治者不顧这上百万人的死活，把漕运改从海道北上，淮鹽也由以中央發給憑証，运銷固定地点的办法改为由鹽政發給执照、憑証运輸。这样一改变，破產失業的情况立即嚴重起來，受直接影响的是船工、搬运工，而受間接影响的則是靠这生活的大量市民。沿江一帶，一时形成了大批失業的隊伍⑩。

揚州手工業一向十分發达，且有了精密的分工。如建筑業的發达就是非常顯著的。就这一个行業較大的分工來說，有土作、木瓦作、油漆作、裱画作、裝修作等。而木瓦作里又分瓦匠、木匠。在木匠里，除大木匠外，还有鋸工、雕工、斗科工、安裝菱花匠；此外还有水磨匠、蕩蠟匠、干磨匠、包鑲匠、旋匠、攢竹匠、鉸匠等，同一个匠作里就有这样精細的分工。每一个匠作里的人数，当然是很多的。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的行業如此，而是比較普遍的⑪。

揚州手工業的發达，还表現在美術工藝方面，如揚州漆器和絨花是有名的。揚州漆器的品种很多，有雕漆、罗甸、深刻、鈎刀、淺刻、周刻、鑲嵌、描金、結扎等。揚州絨花也包括絨花、絹花兩种，絨花又分有滾絨，燙絨，制有各种花卉、翎毛、人物、虫魚等。揚州絨花銷路遍及苏北農村，直到上海、湖南、湖北、安徽、山东甚至內蒙。

揚州的美術工藝，突出的还表現在雕塑繪画上。清乾隆、嘉慶时期，揚州大兴佛寺，由于佛像塑造的需要，当时，佛作的分工，有鋸匠、木匠、雕鑾匠、旋匠；而僅雕鑾匠里又細分做塑工、木工、脫紗匠、包紗匠、彩漆匠、裝顏匠；此外牆上还有繪壁画的画匠。

揚州的刻書印刷業也很發达。較早的有像清朝官僚曹寅在兩淮鹽务任內在揚州校刻的全唐詩和秘書九种。此后，在清嘉慶年間，在揚州曾开設官書局、刊刻过全唐文一千卷，并刊刻过清官修的明鑑；此外，在揚州开雕的書籍还很多。除了官書局，开書坊的也是不少。这些刻印的書籍，很多都是十分精致的。在这样大量刻印書籍情况下，刻印書籍的工匠自然也是很多的。像杭家集一地，整庄的人都是做刻書業的。

揚州手工業的發达，加速了商品經济的發展，同时也刺激了農產品的商品化。

当时，農產品的商品化，表現在粮食的屯積販运上。除此以外，"十里栽花算种田"的情况⑫，則又說明了大塊農田栽种了鮮花，这自然是为了買賣而生產的。当时，城南桂花庄，城北小茅山、雷塘等地，已成为專業种花的地区。揚州城里，还有所謂"花市"的存在⑬。

但是揚州的繁荣是不坚实的，多半依靠封建統治階級的享乐与消費，特别是乾隆的几次南下才發展起來的，大半为消費和服务性行業。而此后清朝統治日衰，"南巡盛典"不再重現，这就使很多服务性行業日漸困难，很多人因此遭到失業的威脅，不能繼續生活下去。到了鴉片战爭前后，社会階級矛盾

日深，社会危机空前嚴重，揚州也早已感到不安，又加上漕运、鹽政的改变，就更加不能支持了。

处处是破產失業的人民

在太平軍進入揚州一帶以前，揚州破產失業的現象本來已經十分嚴重⑭。加重这一情况的，是腐朽的封建統治对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的防御和救灾的無能，这就影响到迅速加多的破產失業的情况⑮。

一八四九年，江堤潰决，江水漫溢。揚州一帶發生了大水灾，人民受到很大灾害。

当时，在沿江滾滾东流的水面上，数不清的尸首到处漂流着，無数的灾民被大水吞沒或餓死。沿运河綫，在揚州盛產米粮的里下河一帶，也出現同样情况。

一八四八年七月，淮、泗、沂、沭的大水汹涌南下，洪澤湖的水位迅速增漲，沿运河一帶陷入了快要潰决的嚴重威脅中。不久，在归江五壩中，先后开了車邏等四壩；因水情繼續嚴重，不到四天，又开了昭关壩。这就使得高邮、泰州、宝应、兴化、东台、鹽城六州縣境內的大塊地区，全被淹沒⑯。

这是一場嚴重的水灾，但更嚴重的还在人为的加重。

当要开壩放水的消息到处傳开的时候，成百万的人民，在極端恐怖中，望着一片綠油油快要到手的稻禾痛哭流涕，几千的庄稼漢，睡在堤壩上，等候着死亡的判决——开壩放水。在水情嚴重到非开壩放水不可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民，把秋收的希望，降低到只要二成到手，好准备度飢救命，提出延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